



碑誌類下編二

古文辭類卷四十三

韓退之柳子厚墓誌銘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

薑塢先生云柳慶仕終于宇文又不爲侍中周

書本傳可考封平齊公其封濟陰者乃子厚六世祖且慶之子也且封濟陰公見柳集隋書本傳不載

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

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

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  
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  
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  
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  
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歎曰是豈不足爲政耶因其土俗爲  
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  
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  
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  
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  
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

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  
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  
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  
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  
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  
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  
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  
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  
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  
就故坐廢退旣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窮裔

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  
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  
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  
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  
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  
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  
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  
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  
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  
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

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韓退之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君諱署字某河間人大父利貞有名玄宗世爲御史中丞舉彈無  
所避由是出爲陳留守領河南道採訪處置使數年卒官皇考諱  
郇以儒學進官至侍御史君方直有氣形貌魁碩長於文詞以進  
士舉博學宏詞爲校書郎自京兆武功尉拜監察御史爲幸臣所  
讒與同輩韓愈李方叔三人俱爲縣令南方二年逢恩俱徙掾江  
陵半歲邕管奏君爲判官改殿中侍御史不行拜京兆府司錄諸

曹白事不敢平面視

葦塢先生云此言署能使諸曹嚴畏不敢平視茅順甫以爲署不得  
意處大誤唐書孫逖傳載孫簡論品秩云京兆河南司錄及諸府州

錄事叅軍事皆捺紀律正諸曹與尚書省左右丞紀綱六曹畧等又李習之與河南尹論復故事有  
云司錄入院諸官於堂上序立司錄揖然後坐八九年來司錄使判司立東廊下司錄於西廊下得  
揖然後就食觀此是司錄之駕於諸曹也又宋孝武起兵討元  
凶時以顏竣領錄事兼綜內外是州府重任在錄事由來久矣 其食公堂抑首促促就

哺歎指起趨去無敢闌語縣令丞尉畏如嚴京兆事以辦治京兆  
改鳳翔尹以節鎮西京請與君俱改禮部員外郎爲觀察使判官  
帥它遷君不樂久去京師謝歸用前能拜三原令歲餘遷尙書刑  
部員外郎守法爭議棘棘不阿改虔州刺史民俗相朋黨不訴殺  
牛牛以大耗又多捕生鳥雀魚鼈可食與不可食相買賣時節脫  
放期爲福祥君視事一皆禁督立絕使通經吏與諸生之旁大郡  
學鄉飲酒喪婚禮張施講說民吏觀聽從化大喜度支符州折民  
戶租歲徵緡六千屯比郡承命惶怖立期日唯恐不及事被罪君

獨疏言治迫嶺下民不識蠶桑月餘免符下民相扶攜守州門叫  
謹爲賀改澧州刺史民稅出雜產物與錢尙書有經數觀察使牒  
州徵民錢倍經君曰刺史可爲法不可貪官害民留噤不冝從竟  
以代罷觀察使使劇吏案簿書十日不得毫毛罪改河南令而河  
南尹適君平生所不好者君年且老當日日拜走仰望階下不得  
已就官數月大不適卽以病辭免公卿欲其一至京師君以再不  
得意於守令恨曰義不可更辱又奚爲於京師間竟閉門死年六  
十君娶河東柳氏女二子昇奴胡師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所  
其兄將作少監昔請銘於右庶子韓愈愈前與君爲御史被讒俱  
爲縣令南方者也最爲知君銘曰



誰之不如而不公卿奚養之違以不久生唯其頽頽以世厥聲

韓退之太原王公墓誌銘

公諱仲舒字宏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  
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  
戶參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使改祠部員外郎復除吏部員外郎  
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爲峽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闋改  
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旣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  
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爲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  
愧於國家可也日日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卽除江南西道觀察使  
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摧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民又罷軍吏官

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

稅者禁浮屠及老子

季

爲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山野立浮屠

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編人之產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爲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爲之罷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二月某日葬於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爲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邪是

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

魏按此文已開王荆公誌銘文法

爲考

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在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爲意又被讒

而元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  
初按劾羣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  
公所至輒先求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爲科條與人吏  
約事備一旦張下民無不忭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  
公所爲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會祖諱玄暕比部員  
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  
贈工部尙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  
男七人初哲貞弘泰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  
女婿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婿李行修尙書刑部員外郎銘曰  
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愛人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

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其迹萬世之藏

韓退之尙書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劉公墓誌銘

公諱昌裔字光後本彭城人曾大父諱承慶朔州刺史大父巨敖  
好讀老子莊周書爲太原晉陽令再世宦北方樂其土俗遂著籍  
太原之陽曲曰自我爲此邑人可也何必彭城父訟贈右散騎常  
侍公少好學問始爲兒時重遲不戲恒若有所思念計畫及壯自  
試以開吐蕃說干邊將不售入三蜀從道士遊久之蜀人苦楊琳  
寇掠公單船往說琳感欵雖不卽降約其徒不得爲虐琳降公常  
隨琳不去琳死脫身亡沉浮河朔之間建中中曲環招起之爲環  
檄李納指摘切刻納悔恐動心恒魏皆疑惑氣懈環封奏其本德

宗稱焉環之會下濮州戰白塔救寧陵襄邑擊李希烈陳州城下  
公常在軍間環領陳許軍公因爲陳許從事以前後功勞累遷檢  
校兵部郎中御史中丞營田副使吳少誠乘環喪引兵叩城留後  
上官說咨公以城守所以能擒誅叛將爲抗拒令敵人不得其便  
圍解拜陳州刺史韓全義敗引軍走陳州求入保公自城上揖謝  
全義曰公受命詣蔡何爲來陳公無恐賊必不敢至我城下明日  
領步騎十餘抵全義營全義驚喜迎拜歎息殊不敢以不見舍望  
公改授陳許軍司馬上官說死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尙書  
代說爲節度使命界上吏不得犯蔡州人曰俱天子人奚爲相傷  
少誠吏有來犯者捕得縛送曰妄稱彼人公宜自治之少誠慚其

軍亦禁界上暴者兩界耕桑交跡吏不何問封彭城郡開國公就  
拜尙書右僕射元和七年得疾視政不時八年五月涌水出他界  
過其地防穿不補沒邑屋流殺居人拜疏請去職卽罪詔還京師  
卽其日與使者俱西大熱旦暮馳不息疾大發左右手轡止之公  
不肯曰吾恐不得生謝天子上益遣使者勞問敕無亟行至則不  
得朝矣天子以爲恭卽其家拜檢校左僕射右龍武軍統軍知軍  
事十一月某甲子薨年六十二上爲之一日不視朝贈潞州大都  
督命卽弔其家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河南某縣某鄉某原公不好  
音聲不大爲居宅於諸帥中獨然夫人邠國夫人武功蘇氏子四  
人嗣子光祿主簿縱學於樊宗師士大夫多稱之長子元一朴直

忠厚便弓馬爲淮南軍衙門將次子景陽景長皆舉進士葬得日  
相與遣使者哭拜堦上使來乞銘銘曰

提將之符尸我一方配古侯公維德不爽我銘不亡後人之慶

韓退之國子監司業竇公墓誌銘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某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大父同昌司  
馬比四代仍襲爵名同昌諱允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  
令贈工部尙書尙書於大歷初名能爲詩文及公爲文亦最長於  
詩孝謹厚重舉進士登第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虞部郎中元  
和五年眞拜尙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以至  
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

南偃師先公尙書之兆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  
尙幼也名聲詞章行於京師人遲其至及公就進士且試其輩皆  
曰莫先竇生於時公舅袁高爲給事中方有重名愛且賢公然實  
未嘗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曰非我之才維吾舅  
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將死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從史  
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  
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避去爲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  
都後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粗不同自始及終於  
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六府從事幾且百人有愿姦易險賢不  
肖不同公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爲郎官令守慎



法寬惠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員外郎朗夔江撫四州刺史羣以處士徵自吏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公子三人長曰周餘好善學文能謹謹致孝述父之志曲而不黷次曰某曰某皆以進士貢女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年始以師視公而終以兄事焉公待我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行君子矣其銘曰

后緡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爲氏聖愕旋河犢引比相嬰撥漢